

咸丰二年

七月二十六日

太湖县小池驿

- 途中闻母亲去世，从安徽奔丧回籍。
- 囑在京中筹措旅费。
- 发讣开吊不可滥，欠人帐目均宜结清。

字谕纪泽儿：

七月二十五日丑正二刻，余行抵安徽太湖县之小池驿，惨闻吾母大故。余德不修，无实学而有虚名，自知当有祸变，惧之久矣。不谓天不陨灭我身，而反灾及我母，回思吾平日隐慝大罪不可胜数，一闻此信，无地自容。

小池驿去大江之滨尚有二百里，此两日内雇一小轿，仍走旱路，至湖北黄梅县临江之处即行雇船。计由黄梅至武昌不过六七百里，由武昌至长沙不过千里，大约八月中秋后可望到家。一出家辄十四年，吾母音容不可再见，痛极痛极！不孝之罪，岂有稍减之处。

兹念京寓眷口尚多，还家甚难，特寄信到京，料理一切，开列于后：

一、我出京时将一切家事面托毛寄云年伯，均蒙慨许。此时遭此大变，尔往叩求寄云年伯筹划一切，必能俯允。现在京寓并无银钱，分毫无出，不得不开吊收贖仪，以作家眷回南之路费。开吊所得，大抵不过三百

金 路费以人口太多之故 计须四五百金 其不足者 可求寄云年伯张罗。此外同乡如黎懋乔、黄恕皆老伯 同年如王静庵、袁午桥年伯 平日皆有肝胆 待我甚厚 或可求其凑办旅费。受人恩情，当为将来报答之地，不可多求人也。袁漱六姻伯处，只可求其出力帮办一切，不可令其张罗银钱，渠甚苦也。

一、京寓所欠之帐，惟西顺兴最多，此外如杨临川、王静安、李玉泉、王吉云、陈仲鸾诸兄皆多年未偿 可求寄云年伯及黎、黄、王、袁诸君内择其尤相熟者 前往为我展缓，我再有信致各处。外间若有奠金来者，我当概存寄云、午桥两处。有一两即以一两还债，有一钱即以一钱还债。若并无分文，只得待我起复后再还。

一、家眷出京，行路最不易。樊城旱路既难，水路尤险，此外更无好路。不如仍走王家营为妥，只有十八日旱路。到清江（即王家营也）时有郭雨三亲家在彼，到池州江边有陈岱云亲家及树堂在彼，到汉口时，吾当托人照料。江路虽险，沿途有人照顾，或略好些。闻扬州有红船最稳，虽略贵亦可雇。尔母最怕坐车，或雇一驮轿亦可。然驮轿最不好坐，尔母可先试之。如不能坐，则仍坐三套大车为妥（于驮轿大车之外另雇一空轿车备用 不可装行李）

一、开吊散讣不可太滥，除同年同乡门生外，惟门簿上有来往者散之，此外不可散一分，其单请庞省三先生定。此系无途费，不得已而为之，不可滥也；即不滥，我已愧恨极矣。

一、外间亲友 不能不讣告寄信 然尤不可滥 大约

不过二三十封。我到武昌时当寄一单来，并寄信稿，此刻不可遽发信。

一、铺店帐目宜一一清楚，今年端节已全楚矣。此外只有松竹斋新帐，可请省三先生往清，只可少给他，不可欠他的出京。又有天元德皮货店，请寄云年伯往清。其新猗猗皮褂即退还他，若已做成，即并缎面送赠寄云可也。万一无钱，皮局帐亦暂展限，但累寄云年伯多矣。

一、西顺兴帐，自丁未年夏起至辛亥年夏止皆有摺子，可将摺子找出，请一明白人细算一遍（如省三先生、湘宾先生及子彦皆可）究竟用他多少钱，专算本钱，不必兼算利钱，待本钱还清，然后再还利钱。我到武昌时，当写一信与萧沛之三兄，待我信到后，然后请寄云年伯去讲明可也。总须将本钱、利钱划为两段，乃不至胶葛不清。六月所借之捐贡银一百廿馀金，须设法还他，乃足以服人。此事须与寄云年伯熟计。

一、高松年有银百五十金，我经手借与曹西垣，每月利息京钱十千。今我家出京，高之利钱已无着落。渠系苦人，我当写信与西垣，嘱其赶紧寄京。目前求黎樾乔老伯代西垣清几个月利钱，至恳至恳。并请高与黎见面一次。

一、木器等类，我出京时已面许全交与寄云，兹即一一交去，不可分散予人，概交寄云年伯。盖器本少，若分则更少矣，送渠一人，犹成人情耳。锡器、磁器亦交与他。

一、书籍我出京时一一点明，与尔舅父看过，其要

紧者皆可带回 此外我所不带之书 惟《皇清经解》六十函算一大部，我出京时已与尔舅说明，即赠送与寄云年伯。又《会典》五十函算一大部，可借与寄云用。自此二部外 并无大部 亦无好板 可买打磨厂油箱，一一请书店伙计装好（上贯铁钉封皮），交寄云转寄存一庙内，每月出赁钱可也。边袖石借《通典》一函，田敬堂借地图八幅，吴南屏借梅伯言诗册，俱往取出带回。

一、大厅书架之后有油木箱三个，内皆法帖之类，其已裱好者可全带回，其未裱者带回亦可送人。家信及外来信，粘在本子上者皆宜带回。地舆图三付，皆宜带回，又有十八省散图亦带回。字画、对联之类，择好者带回；上下木轴均撤去，以便卷成一捆。其不好者、太宽者不必带，做一宽箱封锁，与书箱同寄一庙内。凡收拾书籍、字画之类，均请省三先生及子彦帮办，而牧云一一过目。其不带者，均用箱寄庙。

一、我本思在江西归家，凡本家亲友皆以银钱赠送。今既毫无可赠，尔母归来须略备接仪，但须轻巧不累赘者，如毡帽、挽袖之类，亦不可多费钱。如捞沙膏、眼药之属，亦宜带些，高丽参带半斤。

一、纪泽宜做棉袍褂一付、靴帽各一，以便向祖父前即头承欢。

一、王雁汀先生寄书有一单，我已点与子彦看，记得乾隆二集系王世兄取去，五集系王太史（敦敏）向刘世兄借去，徐刘世兄取去者有一片，此外皆在架上，可送还他。

一、苗仙鹿寄卖之书，《声订》《声读表》共一种，《毛

诗韵订》一种，《建首字本读》想到江西销售几部 今既不能 可将书架顶上三种各四十馀部还他 交黎樾乔老伯转交。

一、送家眷出京，求牧云总其事。如牧云已中举，亦求于复试后九月廿外起行由王家营水路至汉口，或不还家 仍由汉口至京会试可也。下人中必须罗福、盛贵 若沈祥能来更好 否则李长子亦可 大约男仆须四人 女仆须三人。九月廿前后必须起程 不可再迟，一定由王家营走，我当写信托沿途亲友照料。

咸丰二年

八月初八日

蕲水舟中

○欠人之帐既不能还清，

借我之钱亦不必索取。

○交代眷属如何从京城回湖南奔丧。

字谕纪泽儿：

吾于七月廿五日在太湖县途次痛闻吾母大故，是日仍雇小轿行六十里，是夜未睡，写京中家信料理一切，命尔等眷口于开吊后赶紧出京。廿六夜发信，交湖北抚台寄京。廿七发信，交江西抚台寄京。两信是一样说话，而江西信更详，恐到得迟，故由两处发耳。

惟仓卒哀痛之中，有未尽想到者，兹又想出数条，开示于后：

一、他人欠我帐目，算来亦将近千金。惟同年鄢 鼐 齧 敏学)当时听其肤受之愬而借与百金，其实此人并不足惜 (寄云兄深知此事)，今渠已参官，不复论已。此外凡有借我钱者，皆光景甚窘之人，此时我虽窘迫，亦不必向人索取。如袁亲家、黎樾翁、汤世兄、周荇农、邹云阶，此时皆甚不宽裕。至留京公车，如复生同年、吴镜云、李子彦、刘裕轩、曾爱堂诸人，尤为清苦异常，皆万不可向其索取，即送来亦可退还。盖我欠人之帐，既不能还清出京，人欠我之帐而欲其还，是不恕也。从前

黎樾翁出京时亦极窘，而不肯索穷友之债，是可为法。至于胡光伯之八十两、刘仙石之二百千钱，渠差旋时自必还交袁亲家处，此时亦不必告知渠家也。外间有借我者，亦极窘，我亦不写信去问他。

一、我于廿八、廿九在九江耽阁两日，江西省城公送来奠分银一千两，余以三百两寄京还债，以西顺兴今年之代捐贡银及寄云兄代买皮货银之类皆极紧急。其银交湖北主考带进京，想到京时家眷已出京矣，即交寄云兄择其急者而还之。下剩七百余金，以二百余金在省城还帐，带四百余金至家办葬事。

一、驮轿要雇即须二乘，尔母亲带纪鸿坐一乘，乳妈带六小姐、五小姐坐一乘。若止一乘，则道上与众车不同队，极孤冷也。此外雇空太平车一乘，备尔母道上换用。又雇空轿车一乘，备尔与诸妹弱小者坐。其馀概用三套头大车。我之主见，大略如此，若不妥当，仍请袁姻伯及毛、黎各老伯斟酌，不必以我言为定准。

一、李子彦无论中否皆须出京，可请其与我家眷同行几天。行至雄县，渠分路至保定去，亦不甚绕也。到清江浦写船，可请郭雨三姻伯雇，或雇湖广划子二只亦可，或至扬州换雇红船，或雇湘乡“钓钩子”亦可。沿途须发家信，至清江浦托郭姻伯寄信，至扬州托刘星房老伯寄信，至池州托陈姻伯，至九江亦可求九江知府寄，至湖北托常太姻伯寄，以慰家中悬望。信面写法，另附一条。

一、小儿女等须多做几件棉衣，道上十月固冷，船上尤寒也。

一、御书诗匾及戴醇士、刘菽云所写匾，俱可请裱匠启下，卷起带回。王孝凤借去天图，其底本系郭筮仙送我的，暂存孝凤处，将来请交筠仙。

一、我船一路阻风，行十一日，尚止走得三百馀里，极为焦灼。幸冯树堂由池州回家，来至船上与我作伴，可一同到省，堪慰孤寂，京中可以放心。

一、江西送奠仪千金 外有门包百金 丁贵、孙福等七人已分去六十金，尚存四十金。将来罗福、盛贵、沈祥等到家，每人可分八九两。渠等在京要支钱，亦可支与他，渠等皆极苦也。

一、我在九江时，知府陈景曾、知县李福（甲午同年）皆待我极好。家眷过九江时，我已托他照应，但讨快 不讨关（讨关 免关钱也 讨快 但求快快放行 不免关税也。尔等过时 渠若照应 但可讨快 不可代船户讨免关。

一、船上最怕盗贼。我在九江时，德化县派一差人护送，每夜安船后，差人唤塘兵打更，究竟好些。家眷过池州时，可求陈姻伯飭县派一差人护送。沿途写一溜信，一径护送到湖北，或略好些。若陈姻伯因系亲戚避嫌不肯，则仍至九江求德化县派差护送，每过一县换一差，不过赏大钱二百文。

咸丰二年

八月十二日

武昌城内

○始知长沙被围，道路梗阻，行旅不通。

○家眷此时万不可出京。

○开吊之后，另搬一小房子住。

〔原无称呼〕

余于初八日在舟中写就家信，十一早始到黄州。因阻风太久，遂雇一小轿起旱。十二日未刻到湖北省城，晤常南陔先生之世兄，始知湖南消息，长沙被围危急，道路梗阻，行旅不通，不胜悲痛焦灼之至。

现在武昌小住。家眷此时万不可出京，且待明年春间再说。开吊之后，另搬一小房子住，余陆续设法寄银进京用。匆匆草此，俟一二日内续寄。

咸丰二年

八月十三日

湖北省城

- 拟绕道岳州、湘阴、益阳回湘乡，
如果遇贼，即仍回湖北省城。
- 只将书检存箱内，馀物概不必动。

〔原无称呼〕

十三日在湖北省城住一天，左思右想，只得仍回家见吾父为是。拟十四日起行，由岳州、湘阴绕道出沅江、益阳以至湘乡，约须半个月，沿途自知慎重。如果遇贼，即仍回湖北省城，陆续有家信寄京，不必挂念。

家眷既不出京，止将书检存箱内，搬一房子，馀物概不必动。余行李皆存常大人署中，留荆七、孙福看守，自带丁、韩二人回南。常又差四人护送，可以放心。

咸丰二年

□八月二十六日

□湘乡本宅

○廿三日到家，在腰里新屋痛哭吾母。

○至白杨坪老屋敬谒星冈公坟墓。

○合境团练，武艺颇好，土匪无虞。

字谕纪泽儿：

八于八月十四日在湖北起行，十八至岳州，由湘阴、宁乡绕道于廿三日到家，在腰里新屋痛哭吾母。廿五日至白杨坪老屋，敬谒吾祖星冈公坟墓。

家中老少平安，地方亦安静，合境团练武艺颇好，土匪可以无虞。吾奉父亲大人之命，于九月十三日暂厝吾母于腰里屋后，俟将来寻得吉地再行迁葬。

家眷在京，暂时不必出京。俟长沙事平，再有信来。王吉云同年在湖北主考回京，余交三百廿金托渠带京，想近日可到。

余将发各处讷信，刻尚无暇，待九月再寄。京中寄信回，交湖北常大人处最妥。岳父、岳母俱于廿五日来我家，身体甚好，尔可告知尔母。馀不尽。

咸丰二年

九月十八日

湘乡本宅

○我境不当孔道，不致受粤匪蹂躏。

○居乡即全守乡间旧样子，

不参半点官宦气习。

字谕纪泽儿：

予自在太湖县闻讣后，于廿六日书家信一号托陈岱云交安徽提塘寄京，廿七日写二号家信托常南陔交湖北提塘寄京，廿八日发三号交丁松亭转交江西提塘寄京：此三次信，皆命家眷赶紧出京之说也。八月十三日在湖北发家信第四号，十四日发第五号，廿六日到家后发家信第六号：此三次信，皆言长沙被围，家眷不必出京之说也。不知皆已收到否？

余于二十三日到家，家中一切皆清吉，父亲大人及叔父母以下皆平安。余癖疾自到家后日见痊愈。地方团练，我曾家人人皆习武艺，外姓亦多善打者，土匪决可无虞。粤匪之氛虽恶，我境僻处万山之中，不当孔道，亦断不受其蹂躏。

现奉父亲大人之命，于九月十三日权厝先妣于下腰里屋后山内，俟明年寻有吉地再行改葬。所有出殯之事，一切皆从俭约。

丁贵自二十七日已打发他去了，我在家并未带一

仆人，盖居乡即全守乡间旧样子，不参半点宦气习。丁贵自回益阳，至渠家住数日，仍回湖北为我搬取行李回家，与荆七二人同归。孙福系山东人，至湖南声音不通，即命渠由湖北回京，给渠盘缠十六两，想渠今冬可到京也。

尔奉尔母及诸弟妹在京，一切皆宜谨慎，目前不必出京。待长沙贼退后余有信来，再行收拾出京。兹寄去信稿一件，各省应发信单一件，尔可将信稿求袁姻伯或庞师照写一纸发刻。其各省应发信，仍求袁、毛、黎、黄、王、袁诸伯妥为寄去。余到家后，诸务丛集，各处不及再写信，前在湖北所发各处信，想已到矣。

十三日申刻，母亲大人发引，戌刻下殓，十九日筑坟可毕。现在地方安静，闻长沙屡获胜仗，想近日即可解围。尔等回家，为期亦近。

罗劭农（芸皋之弟）至我家，求我家在京中略为分润渠兄。我家若有钱，或十两，或八两，可略分与芸皋用，不然，恐同县留京诸人有断炊之患也。书不能尽，余俟续示。

咸丰六年

九月二十九日

江西抚州城外

○不愿子孙为官，但愿其能读书明理。

○富贵功名，皆有命定，
惟学作圣贤，全由自己作主。

字谕纪鸿儿：

家中人来营者，多称尔举止大方，余为少慰。

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 余不愿为大官 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。勤俭自持 习劳习苦 可以处乐 可以处约 此君子也。余服官二十年，不敢稍染官宦气习，饮食起居，尚守寒素家风 极俭也可 略丰也可 太丰则吾不敢也。

凡仕宦之家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返俭难。尔年尚幼，切不可贪爱奢华，不可惯习懒惰。无论大家小家、士农工商，勤苦俭约，未有不兴，骄奢倦怠，未有不败。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，早晨要早起，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。吾父吾叔，皆黎明即起，尔之所知也。

凡富贵功名 皆有命定 半由人力 半由天事 惟学作圣贤，全由自己作主，不与天命相干涉。吾有志学为圣贤，少时欠居敬工夫，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。尔宜举止端庄，言不妄发，则入德之基也。

此篇为刻本《曾文正公家训》第一书。

咸丰六年

□十月初二日

□江西省城

- 新婚之后，不得贪于逸乐。
- 新妇初来，宜入厨作羹，勤于纺绩。
- 三姑一嫂，每年做鞋一双寄余。

字谕纪泽儿：

胡二等来，接尔安禀，字画尚未长进。

尔今年十八岁，齿已渐长，而学业未见其益。陈岱云姻伯之子号杏生者，今年入学，学院批其诗冠通场。渠系戊戌二月所生，比尔仅长一岁，以其无父无母，家渐清贫，遂尔勤苦好学，少年成名。尔幸托祖、父馀荫，衣食丰适，宽然无虑，遂尔酣豢佚乐，不复以读书立身为事。古人云劳则善心生，佚则淫心生，孟子云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吾虑尔之过于佚也。

新妇初来，宜教之入厨作羹，勤于纺绩，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，不事操作。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？三姑一嫂，每年做鞋一双寄余，各表孝敬之忱，各争针黹之工；所织之布，做成衣袜寄来，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。

余在军中不废学问，读书写字未甚间断，惜年老眼蒙，无甚长进。尔今未弱冠，一刻千金，切不可浪掷光阴。

四年所买衡阳之田，可觅人售出，以银寄营，为归还李家款。父母存，不有私财，士庶人且然，况余身为卿大夫乎？

余癖疾复发，不似去秋之甚。李次青十七日在抚州败挫，已详寄沅浦函中，现在崇仁加意整顿。三十日获一胜仗。口粮缺乏，时有决裂之虞，深用焦灼。

尔每次安禀，详陈一切，不可草率。祖父大人之起居 闾家之琐事 学堂之工课 均须详载 切切此谕。

咸丰六年

□十一月初五日

□南昌

○读《汉书》须先通训诂习古文。

○班固于好文章无不甄采。

○世家子弟之坏，无不由于骄奢。

字谕纪泽儿：

接尔安禀 字画略长进 近日看《汉书》。余生平好读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庄子》《韩文》四书 尔能看《汉书》是余所欣慰之一端也。

看《汉书》有两种难处 必先通于小学训诂之书 而后能识其假借奇字；必先习于古文辞章之学，而后能读其奇篇奥句。尔于小学、古文两者皆未曾入门，则《汉书》中不能识之字、不能解之句多矣。

欲通小学 须略看段氏《说文》、《经籍纂诂》二书。王怀祖 名念孙 高邮州人 先生《读书杂志》中 于《汉书》之训诂 极为精博 为魏晋以来释《汉书》者所不能及。

欲明古文，须略看《文选》及姚姬传之《古文辞类纂》二书。班孟坚最好文章 故于贾谊、董仲舒、司马相如、东方朔、司马迁、扬雄、刘向、匡衡、谷永诸传，皆全录其著作；即不以文章名家者，如贾山邹阳等四人传、严助朱买臣等九人传、赵充国屯田之奏、韦元成议礼之